



制图/子由

家乡的杨梅

文/金阿根

每当六月,我就会想到萧山杨梅。前些年受邀参加杨梅节,头晚夜宿杨静坞,少了城市的喧扰,天地间静悄悄。淅淅沥沥的雨催人早早入睡,一夜无梦。次日醒来,听得黄莺婉转布谷声声。抬头望窗外,天色放晴,那一丛从一片片绿竹,把漫山染得青翠,遍野的杨梅树,挂满了红红的果实。几缕阳光从密密的山林射过来,穿过枝枝叶叶,洒下斑斑驳驳的金波银鳞。风从山涧吹来,草叶上轻轻滑落几颗晶莹的水珠。初夏的早晨,清新纯净的空气,甜甜的醇醇的,打开窗户吸几口,顿觉心旷神怡。穿好衣服,拉起文友阿必,匆匆梳洗完毕,就急急走出房间,扑向杨静坞的早晨,扑向所前的青山绿水。

“夏至杨梅漫山红”,来所前镇当然不仅仅观赏她那少女般靓丽的容颜,品尝杨梅是断断少不了的内容。尽管我在山东的军营里度过青春岁月,也曾浪迹天涯为谋生足迹遍及各地,但每当此时,便想起老家的杨梅。杜家杨梅果大核小,汁多味甜,尤以迟杨梅最佳。而俗称“水晶团子”的湘湖白杨梅,那滋味更是妙不可言,引得无数文人墨客吟诗作画。记得在部队时,战士们夸说家乡的瓜果,黄岩兵说他们的蜜橘甜,烟台兵说他们的苹果鲜,天津兵赞他们的鸭梨脆,河南兵夸他们青枣大,沧州兵称他们的金丝小枣好,陕西兵说他们黄土高原的西瓜更甜,温州兵则常常嗤之以鼻,刚想说他们温州的杨梅,忽然转口说你们的水果能与萧山杨梅比吗?倘若能尝尝非流口水呢!我虽觉得温州老乡有拍马奉承之嫌,但在千里之外的北国军营听到对萧山杨梅的溢美之词,怎不令人暗暗得意?

萧山杨梅历史悠久,早已名冠天下。宋《嘉泰会稽志》载:“天乐杜家产此有名,世称杜家杨梅”。明代王象晋在《群芳谱》中称杨梅“会稽产者天下之冠”。《中国土特产大全》一书中也称萧山杨梅最为著名。会稽,即绍兴,萧山历史上属绍兴管辖,萧山的所前镇、进化镇旧时为天乐乡。所以,萧山杨梅在历史上早已闻名遐迩。杨梅果系中珍品,有较高的营养价值和医药价值,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磷、铁、糖、钙、氨基酸和各种维生素。据李时珍《本草纲目》记载:杨梅“可止渴、和五脏、涤肠胃、除烦愤恶气。”确实,乡下人用杨梅特别是烧酒杨梅治病,因为它有除湿、消暑、祛痧、止泻、利尿等药用价值。想不到杨梅还有如此多的功能和用

途!难怪萧山杨梅早在唐代宋代便列入朝廷贡品。

所前镇位于西小江畔,青山延绵,绿水长流,碧云蓝天,温湿相宜,好山好水好气候,和山坡上的酸性土壤,孕育了独特的精品杨梅,也成了消费者青睐的风水宝地。这里还流传着一个民间故事:当年王母娘娘在瑶池设宴款待四方神仙,有位大鹏将军见仙女端上一盘红艳艳的杨梅,忍不住诱惑,乘人不备,连肉带核偷吃了几粒,王母娘娘知道后勃然大怒,将其贬落凡间至青化山一带为凡人。大鹏将军肚子裡的杨梅核随着大便拉在粪坑里浇在菜地上,竟然发了芽长成树结了果。当地人将它移植栽培,结的杨梅又大又红又甜。有人说,这青化山还真像只大鹏呢,不就是当年被贬凡尘的大鹏将军吗?至于像不像,你不妨亲自去看看。后来青化山周边的杜家、越山、山里沈、东山下、传芳、下闻、大小坞、祥里王、山里王、三泉王等大小村庄44平方公里的土地都成了杨梅产地。

蓦然,又一阵清风拂来,山岚飘忽,水汽蒸腾。眼前的景色令我陶醉令我浮想联翩,儿时跟随母亲和姑姑采摘叫卖杨梅的往事又浮现在脑际。每当杨梅成熟时,我们划着小木船,经西小江到所前的杜家或山里王、三泉王一带山上采摘。走进山村,粉墙青瓦屋里的主人,用山里人特有的热情豪爽接待我们。看到剥个瓦片头的我,会拎出半篮杨梅让我尝鲜。不一会,主人领我们上山。杨梅树一般不高,比较容易攀爬,我像猴子似的爬到树梢,拣又大又熟的采摘,母亲在树下接手。每次摘上8篮,篮底下垫些嫩蕨草,装满篮子再在上面盖些蕨草,付了钱划着船先拿到县城卖,余下的下午走村串乡吆喝。新鲜杨梅容易出水得赶紧脱手,卖不完的浸烧酒杨梅,那是盛夏解暑祛痧的好东西。贩卖杨梅不到半个月时间,也赚不了几个小钱,但给我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乐趣,留下美好的记忆。我目睹了那些山村里的姑娘嫂子,颤悠

悠的小扁担挑着鼓鼓的竹篮,嫩嫩的蕨草衬托着晶莹的杨梅,她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,笑着闹着唱着,把山村的美和生活的美,融入了红红的杨梅里,融入了清粼粼的西小江水里。

从1999年开始,所前镇政府和萧山旅游局年年举办杨梅节,我和几个文朋诗友经常应邀来到杜家村。那里漫山遍野的杨梅,在苍翠中似闪闪的红星,一树树,一片片,如红云,似流霞,飞丹溢彩,漫山红遍。前前后后的村庄喜洋洋的,山里人都醉了。他们说自举办杨梅节以来,再也不用挑着竹篮沿街叫卖,发达的交通方便了人们往来,城里人开着私家车,全家人上山摘杨梅,拎几篮回家去。杨梅的身价涨了,农民的收入多了。我们咬着刚采摘的杨梅,鲜甜的果汁渗入了心扉,于是我也醉了,沉醉在家乡杨梅熟了的时候,沉醉在儿时的回忆之中。



图/尔乐摄

夏天的雨

文/王国梁

夏雨的脾性是豪气的。春雨羞涩,秋雨缠绵,冬雨冷漠,只有夏雨才能体现雨之精髓——大气磊落,豪爽不羁。夏雨有大境界也有大胸怀,就像一位武林侠士,从来不拖泥带水,不屑于缠绵悱恻,甚至有点来无影去无踪,让人捉摸不透。

夏雨来的时候不暧昧,通常会以黑云翻墨的姿态来宣告,一场豪气的大雨即将来临。当你看到天空中黑云压顶,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下如何应对,紧接着电闪雷鸣,夏雨顷刻就降落了下来。豆大的雨点,在一瞬间“噼里啪啦”落下来,简直可以用“砸”来形容。夏雨落地有声,没有半点春雨悄然降落的扭捏之态,落地铿锵有力。

夏雨中的世界,仿佛一个豪壮的古战场。万箭齐发,战鼓齐鸣,喧闹而壮阔。夏雨不像秋雨那般富有音韵变化,有淅淅沥沥的节奏感,夏雨几乎是同一个音调,同一个节奏。噼里啪啦,啪啦噼里,如同战马奔腾,如同鼓声喧天。听着夏雨的声音,你不会有丝毫的睡意,反而觉得有一首慷慨激昂之曲从心底升腾了起来。夏

雨是一首澎湃的歌,是一首奋进的诗,让人忍不住热血沸腾。难怪诗人会高喊:“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!”夏天的狂风暴雨的确是一场洗礼,能让人的心灵变得开阔而豪迈。

夏雨是一场考验。夏雨来的时候,有澎湃滂沱之势。雨势还会逐渐变得大起来,从飘泼到倾盆,大雨如注,夏雨威力四射,势不可挡。雨中的花草树木随着风势疯狂摇摆,它们在努力与雨抗争。抗争胜利,将会锻造出它们更加坚硬的骨骼,历练出更加顽强的品质。你看到那棵大树了吗?它在风雨中使劲昂起头颅,尽管一次次被风雨击打得狼狈不堪,但它始终不放弃昂然挺立的希望。最终,它站成了风雨中屹立不倒的丰碑。田野里的庄稼、小草,被风雨的进攻弄得溃不成军。它们摇摇摆摆,东倒西歪,但柔弱的身躯始终没有放弃一线生机。它们仿佛在说:“风雨中这点痛怕什么!”对它们来说,迎战豪气的夏雨已经成了生命中的必修课,也是一次成长的历练。如果能够在夏雨之后再次挺起腰身,它们就完成了生命中重要的

成长仪式。

夏雨只是来考验一下万物,一般不会长久逗留。夏雨之后,一切又恢复了生机。夏雨的豪气还表现在说停就停,去得干脆果断,丝毫不会纠缠恋战。夏雨那种武林侠士的性格又一次展现出来,来得光明磊落,去得光明磊落。来去如风,常常是半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。夏雨去得快,有的雨点甚至还来不及反应,太阳就迫不及待出来了,所以有时候会出现“东边日出西边雨”的状况。

夏雨偶尔也会“英雄气短,儿女情长”。有时雨下着下着就变成了淅淅沥沥的节奏,而且一下就是好几天。那样的时候,夏雨没了豪气,反而变得缠绵不休。此时最危险,因为连雨夏雨会让江河水暴涨,引发洪涝灾害。不过,人们已经摸透了夏雨的规律,在多年与自然灾害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,能够自如应对。

夏雨是大自然唱响的一首慷慨之歌,豪气冲天,酣畅淋漓。让我们跟随夏雨铿锵的节奏,来见证那种威武壮丽的场面,来见证那种豪迈洒脱的时刻。

歇夏帖

文杨建

蝉声初噪时,身子不由得也跟着躁了起来。这当儿,脑海里蓦地跳出两个久违的字眼:歇夏。这两字一出,身上的毛毛汗霎时便收了一半,人似乎也不焉了。

夏,让人首先联想到的是烈日灼身,是暑浪扑面。但它一旦与歇字挨在一起,便奇妙无比,颇具诗意和情趣了,就仿佛让人走进“荷风浮香远,疏竹雨声凉”的世界,就好似引人入“萤流旷野静,扇摇晚风轻”的境地。

歇夏,是前人风雅的度夏方式。我年少时,村子里就有出嫁的小媳妇,带着凉枕、凉席、扇子等用品回娘家歇夏的礼俗。小媳妇与祖母,一老一少,坐在藤椅上打盹,蒲扇搁在膝头,扇面上画着荷花和蜻蜓,那是一幅很温馨很凉爽的画面。

古人很善于用字面来营造一种氛围。过夏天不说消暑,也不说避伏,而是叫歇夏。消暑多少有点排遣、打发之义,包含消极应付的味道,避伏,却嫌有忌讳、逃避之意,含有遁世抗拒的感觉。而歇夏,一个歇字,那是何等的超脱平和、何等的恬淡无欲。歇夏,既体现对节气的呼应,也保留对自然的敬畏。

“对山空以忘暑,闻竹响而意凉”。借助纳凉器物歇夏,亦为情趣。一张篾席,磨得油亮,还带着竹香,躺在凉席上,暑气与烦恼都从竹纹里漏出去;一把蒲扇,磨出毛边,还散发着青草味,轻轻一摇,能把野外的绿意都卷了过来;一座凉亭,青石小径,藤蔓披身,凉丝丝的石凳上一坐,便有“云开山水秀,风来花木香”的清爽……歇夏之趣,不再躲避炎暑,而是与暑热共处中,咂摸出生活的从容来。

节气的轮回,给我们带来冬寒夏炎,但大自然也给了我们处处的庇护。清晨,走近荷塘边,看微风过处,荷叶轻摇,水珠滚动,便有阵阵夹带着清香的温润凉意扑面而来;午后,隔着几丈远就能闻到潮湿气息的井水,那是大地窖藏的一瓮清凉秘酿,舀起一瓢从头浇到脚,凉爽的感觉穿透衣服直侵肌肤;夜晚,走进被萤火虫微光照亮的夏夜里,看点点绿光忽近忽远,就好像有一把把缓缓摇动的羽毛扇,在轻轻搅动着让暑气凝固的夜空……歇夏之乐,无需刻意而为,在炎热中沉浸,在喧嚣里沉静,一方荫凉,半日闲坐,所谓“散热由心静,凉生为室空”,能到心静即身凉。

夏令的食单上,好多款是为歇夏预备的。剖开井水镇过的西瓜,裹着井水清冽的凉气,便决溢开来,咬一口汁水四溅,凉意从舌根漫到胸腔;一碗酸梅汤,白得透亮的碗底里,舒展着两片碧绿的薄荷叶片,闻着草木的清气,便可教人联想起冰雪消融的山涧;荡一条小船,让船头犁开浮萍,伸手采摘几颗莲子,冰凉圆润,嚼在嘴里,带着水汽的鲜甜,瞬间便化作喉间的清凉,夏日的密码,也就在舌根解开了……歇夏,其实就在我们的日常中,就在我们的口齿间,原来最深的暑气里,藏着天地最温柔的慈悲——食在当“夏”有清欢。

“牛歇谷雨马歇夏”。歇夏习俗,体现了生命与时序的顺应,是生命与季节签下的契约,是生活节奏与自然节律的和谐。真正的清凉不在于征服自然,而在于找到与暑气共舞的韵律。如果我们能够慢下脚步,静下心来,等待日头西沉,月洒清辉,亲近松风竹露,素瓷凉簟,凉自境成,清由心生,也算是对古俗的致敬,对节气的敬畏了。

小时候,我们这里有夏至洗艾澡的习俗。夏至时节,用艾草泡水洗澡,不仅能驱蚊虫防叮咬,还能驱走寒气湿气、去虚火。所以,这天洗澡尤其不能应付,要先在木盆里泡上一会儿,再仔細揉搓,直至洗得干干净净,泡得身上一股艾草香,母亲“验收”合格了才行。

夏至这天上午,母亲早早用几个木桶盛满水,放在太阳下晒。吃过午饭,母亲便将灶火打旺,用大锅烧水,再将早上采来的新鲜艾草放入大锅中一起煮,然后将太阳下晒好的水和煮沸的艾水一起倒入木盆内,调出适宜的温度让我们洗澡。

待小孩子洗完了,大人们再洗。等大家都洗完艾澡了,晚辈还要给长辈洗艾脚。母亲给祖母洗脚,父亲给祖父洗脚,然后我给母亲洗脚,哥哥给父亲洗脚。其实,在我看来,洗澡时大家的脚都已经洗干净了,洗艾脚不过是一种仪式,所以我每次都是象征性地给母亲洗几下。但母亲却给祖母洗得格外仔细,这里揉揉那里按按,洗完后再还要给祖母修剪一下脚指甲。母亲给祖母洗脚时,我都不敢看,因为祖母是小脚,又长期劳作,脚严重变形,指甲也变得又厚又黄。母亲说,给祖母洗一次脚便心疼她一次,小脚女人拉扯大几个孩子不容易。

我小时候很反感洗艾脚这种仪式,认为毫无意义,纯属多此一举,但每年夏至都不得不“作秀”一次。后来,生活条件好了,镇上有了澡堂,洗澡不再是难事了。再后来,家里也有了热水器,每天晚上都能洗个热水澡。夏至洗艾澡这一仪式,也渐渐退出了我家的历史舞台。

直到有一天,孙女上的幼儿园布置作业,让小孩子给父母洗脚,还要拍照发给老师。孙女给她父母洗完,儿子儿媳带着孙女也赶来我家,俩人非要给我和老伴洗一次。我不让,儿子还不乐意了,说,“为人子女,不给父母洗一次脚是种遗憾”。那天,儿子给他爸洗了脚,儿媳给我洗了脚,我心里一阵感动。

回想起小时候夏至那天要给父母洗艾脚,我才明白,原来那是晚辈对长辈的一种爱的表达,那些缠绕在心头无法言表的感激和爱都融进了那盆艾水里。这种仪式就像一股清风,吹走了长辈一身的疲劳,在酷热的地头,再辛苦的劳作也心甘情愿。只是,幼时的我不懂这些,没有用心为父母好好洗过一次。

洗『艾』澡

文李秀芹

